

古代的食官

張 莅

由院藏大鼎談西周膳夫的角色

商朝開國功臣「伊尹」，以料理食物為喻，向君主商湯說明治國之道；春秋時期的齊國人「易牙」，擅長調味、調羹，為討好齊桓公甚至烹子獻食。傳世文獻記載這些名人由於負責天子或諸侯的飲食，進而擁有顯赫的政治地位。青銅器銘文中有「膳夫」的官名，禮書介紹其職為周代的「食官之長」，隨著西周政權的擴張與衰弱，「膳夫」也在歷史的舞台上活躍與殞落。

本院「吉金耀采—中國歷代銅器展」陳列一件西周晚期〈大鼎〉（圖一），為清宮舊藏。器身樸素，口沿下飾弦文兩道，器內壁鑄有銘文八行，共七十八字，又重文三字。（圖二）銘文內容為：

唯十又五年三月既霸丁亥，王在盤
 偃宮，大以厥友守。王饗醴，王
 呼膳夫駿召大以厥友入扞。王召走
 馬應令取騶鳴卅二匹賜大，大拜頤
 首，對揚天子丕顯休，用作朕烈考
 己伯孟鼎，大其子子孫孫萬年永寶
 用。（02808）（註一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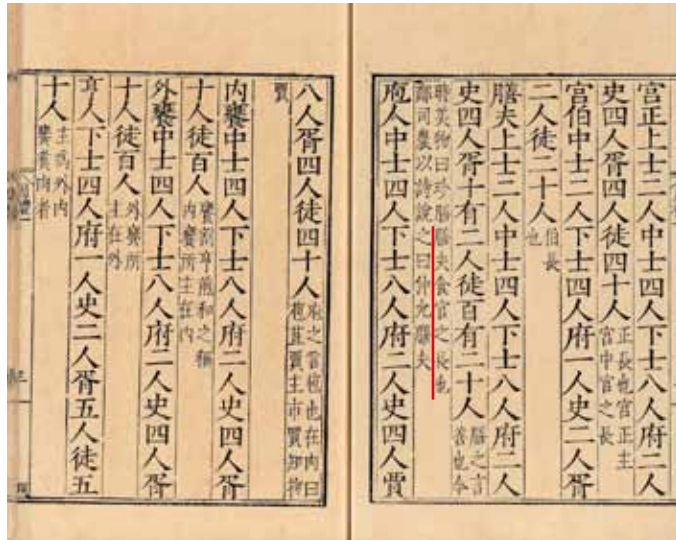
文中場景為周王在「盤偃宮」，
 「大」及其同僚負責守衛。舉行「饗
 禮」時，周王差遣膳夫「駿」傳喚
 「大」進入宮廷擔任保安工作。任
 務完成後，周王賞賜「大」三十二匹
 馬，「大」因此作器紀念這份榮耀，
 並用來祭祀父親。雖然這篇銘文的主
 角是「大」，卻無意間記錄了膳夫在



圖一 西周晚期 大鼎 通高31.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 《周禮·天官》 明徐獻忠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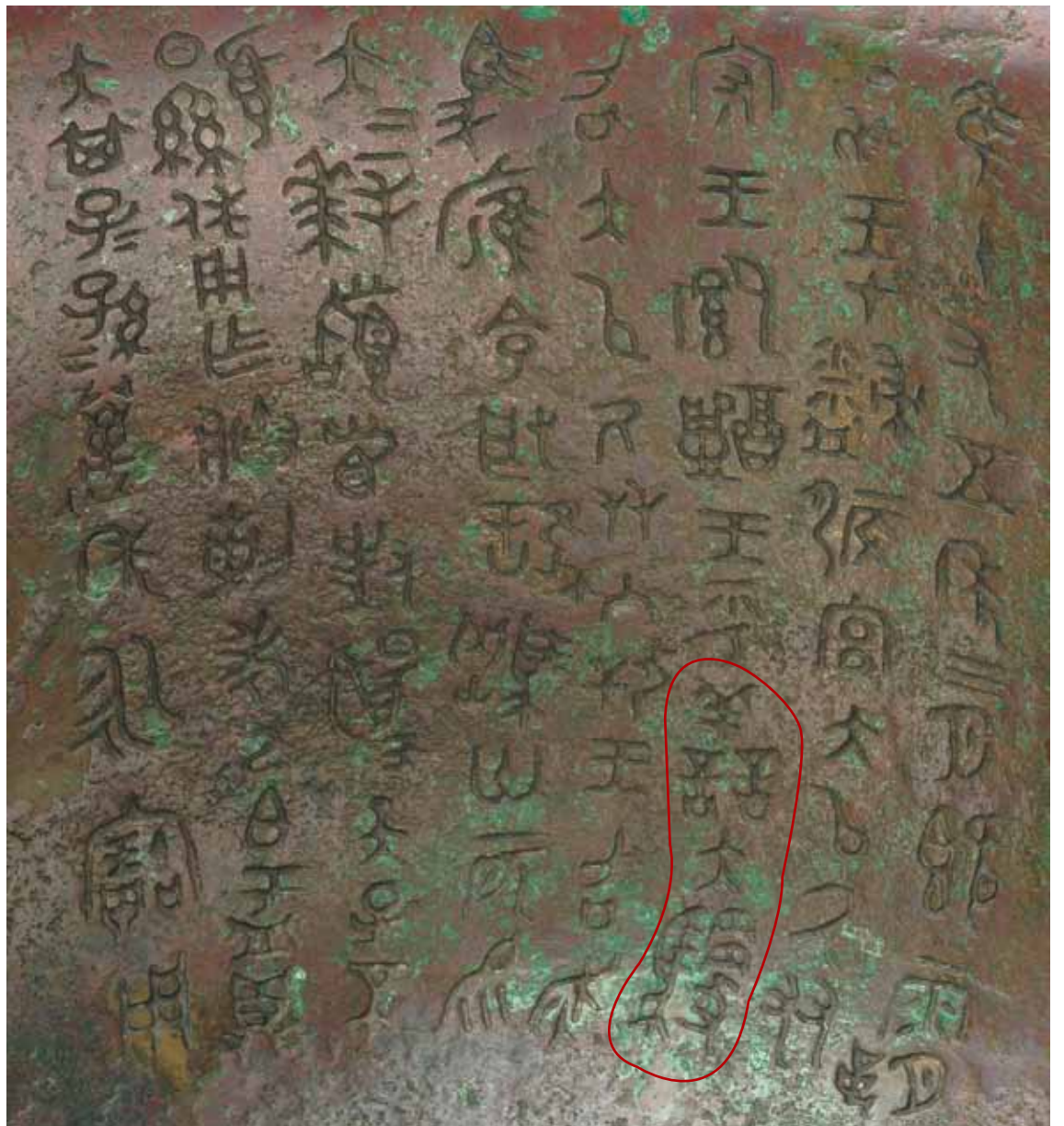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四 《周禮·天官》 明徐獻忠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君之食，然後食。」這段文字可說是「品嘗食，王乃食」的最佳註腳。

除了服務周王用食，膳夫同時也是王室飲食機構的核心人物，《周禮·天官冢宰·敘官》鄭玄《注》「膳夫，食官之長也」（圖四），王室用食的內容、種類、數量均詳細規範，因此膳夫需統領庖人、內饗、外饗、獸人、烹人、酒人、凌人、鹽人等各式職工。禮書之外，青銅器銘

文也提供了膳夫擔任食材管理者的記錄。出土於陝西省扶風縣北岐山的〈膳夫山鼎〉：「王曰：『山，令汝官司飲獻人于克，用作憲司貯，毋敢不善，賜汝玄衣黼純、赤市、朱衡、鑿旂。』」（02825，西周晚期）周王在宗廟的圖室中，冊命膳夫「山」，令他在「曷」地監督酒人、獸人，也就是提供飲酒和膳獻的負責人，並管理物資的儲存，工作性質與



圖二 西周晚期〈大鼎〉銘文，標註字為「膳夫」。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周王左右的身影，令人好奇膳夫除了管理飲食之外，還負責哪些工作？擔任傳令者有什麼樣的政治意涵？膳夫是否也能擁有自己的青銅器？隨著西周政權消長，膳夫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又有什麼樣的轉換？

食官之長

傳世文獻對於膳夫的職責定義很明確，《周禮·天官冢宰》謂「膳夫，掌王之食飲膳羞，以養王及后世子。」（圖三）此外，膳夫須掌控與安排周王用食過程的各種禮儀規範，並掌管天子賞賜群臣的肉脩，以及代表周王接受群臣祭祀後的進獻牲品。官臣首次拜見天子的貢品，如羔、雁、雉等，均由膳夫管理，並在年度結束時統計總量。

又《周禮》中有「品嘗食，王乃食」的記載，敘述膳夫的職責之一必須為君王嘗食。當膳夫不在君王身邊時，則由王臣代理嘗食之事。《儀禮·士相見禮》：「若君賜之食，則君祭，先飯，徧嘗膳，飲而俟。君命之食，然後食。若有將食者，則俟

禮書所載的「食官之長」相符。膳夫得到冊命從事飲食相關工作，不僅展現周王對於飲食生活的重視，還透露了膳夫受到隆重的賞賜，擁有雄厚的財力與政治地位，能夠自作青銅器。

心腹家臣

〈大鼎〉銘文中的「膳夫」因為擔任傳令工作而留下蹤影，同樣的情形亦可見〈晉侯鈇鐘〉：「六月初吉戊寅，旦，王各大室，即位。王呼膳夫曰：召晉侯，入門，立中廷。：：」（NA0879，西周晚期）膳夫為周王身邊的近臣，基於方便的理由，周王自然常會差遣「膳夫」處理生活瑣事，其中包括立即性的傳令工作，就是替周王傳喚、召見官員。〈晉侯鈇鐘〉召見的是諸侯「鈇」，膳夫名沒有記錄。〈大鼎〉召見的是擔任保衛工作的官吏「大」，膳夫名「曷」，這兩例銘文都生動的留下膳夫曾作過傳令之事。

除了〈大鼎〉，器主「大」另有一件不同紀年的〈大盂蓋〉（圖



圖七 西周晚期 小克鼎 通高35.4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引自《故宮青銅器館》



圖六 西周晚期 大克鼎 通高93.1公分 上海博物館藏
引自《夏商周青銅器研究：上海博物館藏》



圖五 〈大簋蓋〉拓片 引自《殷周金文集成》04298

五），銘文內容同樣是周王賞賜「大」的紀錄，膳夫在這兩次的賞賜過程中，卻擔任不同的角色。〈大簋〉描述周王賞賜「大」特級馬匹，而〈大簋蓋〉為賜予田地。〈大簋蓋〉內容為：「唯十又二年三月既生霸丁亥，王在盤儀宮，王呼吳師召大，賜趨睽里，王令膳夫豕曰趨睽曰：余既賜大乃里。睽賓豕璋、帛束。睽令豕曰天子：余弗敢吝。豕以睽履大賜里，大賓豕訊璋、馬兩，賓睽訊璋、帛束，…」(04298-04299，西周晚期)周王賞賜「大」一處田里，此地原屬於名為「趨睽」的人所

擁有，所以必須辦理移交。賞賜完畢後，王派膳夫「豕」去傳達這項土地改易命令。「豕」和「趨睽」一起到「大」被賞賜的土地履勘，執行任務後，膳夫「豕」再轉達「趨睽」的意見回覆周王。在執行過程中，「大」、「趨睽」都贈予膳夫「豕」寶禮，包含璋、帛束、馬匹等。比較這兩則銘文，〈大鼎〉的膳夫「駟」，只是在宮中進行傳令，〈大簋蓋〉的膳夫「豕」，卻是至宮外執行周王賞賜的後續工作，膳夫「豕」形同周王的代言人，代表天子行使政治權力，可見膳夫「豕」受到周王充分的信任和倚重。

膳夫擔任土地轉賜見證人的例子，還可見於一九九二年在陝西省長安縣出土的〈吳虎鼎〉：「王在周康宮夷宮，道內右吳虎，王命膳夫豐生、司空雍毅，申厲王命，取吳許舊疆付吳虎；賓膳夫豐生璋、馬匹，賓內司徒寺來璧、瑗。」(ZAT09，西周晚期)周宣王派遣「膳夫豐生」和「司空雍毅」去申告厲王命，將「吳許」的舊疆移交予「吳虎」。相

關人士達到後，分別丈量此疆的北、東、南、西界線，確認轉賜的土地範圍，在「履封」會勘完畢後，吳虎致贈膳夫豐生「璋」和「馬匹」，贈內司徒寺「璧」和「瑗」。司空、司徒的職務內容本與土地或建築工程之事相關，膳夫則以周王近臣的身分參與行政命令，可能扮演「監督」、「見證」的角色。

另有一件傳世器〈鬲比盞〉(04400，西周晚期)，器主名「鬲比」，或隸為「鬲從」，曾經得到周王四次賞賜的田地。該器銘文最後提及「厥右鬲比膳夫克」。(註二)「右者」在傳世文獻中稱為「饋者」，古代典禮的儀式中負責引導來賓，於金文中通常是由重臣擔任此項任務。〈鬲比盞〉中的膳夫克能夠在典禮中擔任饋者的角色，表示其擁有相當的政治經歷和高級職官的身分。

經由《周禮》的敘述以及青銅器銘文的對照，可知膳夫是王室核心成員的飲食總管理者，相較於其他官員，最貼近王室成員的日常生活，與最高權力者的關係密切。無形之中

「膳夫」自然容易受到天子的重視與信賴，被交付非關飲食的政治活動，當膳夫「外務」越多，也就越偏離原本的「飲食膳事」，成為天子交辦重要事項的人選，漸漸地膳夫便轉換為「家臣」的角色。

世家貴族

從銅器資料觀察，可發現膳夫在西周時期的政治身分，絕非僅止於普通的飲食官員。先秦時期，青銅器的製作能夠顯現財富和階級地位，並藉著銘文記錄功勳流傳後世。根據銘文內容，通常可以得知作器者的職官名稱。目前所見的有銘青銅器中，作器者職官名為膳夫的青銅器，集中於陝西省的扶風縣出土，這與陝西作為西周的王都所在地，而膳夫又服務於王室，密切相關。閱讀這些作器者為膳夫的銘文內容，可見他們擁有高階的政治地位，且能夠在不同的世代作青銅器，顯現世家貴族的權勢。

一、克器群

清光緒年間，陝西省扶風縣的法門寺任家村，出土一批器主為「克」

的青銅器群。(註三)明確出現官職與人名「膳夫克」一詞的器物有三件，分別是〈大克鼎〉(02836)(圖六)、〈克盃〉(04465)、〈小克鼎〉(02796-02802)。(圖七)〈大克鼎〉：「王在宗周，旦，王各穆廟，即位，申季右膳夫克，入門，立中廷，北嚮。王呼尹氏冊命膳夫克，王若曰：『克，昔余既令汝出入朕令，今余唯申就乃令，賜汝素市參綱中蔥。賜汝田于野。賜汝田于淖。賜汝井家匄田于峻，以厥臣妾。賜汝田于康。賜汝田于匡。賜汝田于溥原。賜汝田于寒山。賜汝史小臣、霽籥鼓鐘。賜汝井、疑、匄人。飄賜汝井人奔于量。敬夙夜用事，勿廢朕令。』」(02836，西周晚期)銘文前半段追溯往昔，那時擔任師職的祖父，輔佐恭王治國有功，因此膳夫克得其祖蔭受到重用，被擢拔為王官，並執行「出入王令」的任務，與〈克鐘〉「溥奠王令」相似。銘文後半段為周王這次重申命令，冊命膳夫克，並賞賜編織華麗的衡帶，田地七處，以及史小臣和從事耕種的人員等。



圖十 《膳夫梁其簋》拓片
引自《殷周金文集成》04149.1



圖九 西周晚期 膳夫梁其簋 高25.6公分 上海博物館藏
引自《夏商周青銅器研究：上海博物館藏》



圖八 《小克鼎》拓片 引自《夏商周青銅器研究：上海博物館藏》

〈大克鼎〉記錄膳夫克得到的賞賜物非常豐富，甚至有樂器「雷籥鼓鐘」，可見周王賦予高規格的禮遇。從土地賞賜方面考察，至西周中晚期時，周王對具有重要功績的官員，土地的賞賜成爲獎勵手段，且通常是軍事方面的功勳。「田」雖是土地的最小單位，膳夫克一次得到七處田，並且還有附屬的勞役人員，相較於其他的賞賜案例，膳夫克立下的功勞雖未有詳細記載，由上述豐富的賞賜物內容，可見作器主膳夫克深受寵信與穩

固的政治背景。

關於膳夫克的賞賜記錄還不只於此，銘文紀年爲王十八年十二月的〈膳夫克盃〉，謂「王令尹氏友、史趁，典膳夫克田人，……」（04105，西周晚期），周王繼續擴充膳夫克的田地和勞役人員，顯示膳夫的財力越來越雄厚。到了王二十三年九月，膳夫克製作〈小克鼎〉（02796-02802，共七件，爲大小相次的列鼎），銘文提及「王命膳夫克舍令于成周適正八師之年」（圖八），「成周」爲鞏固東

方的政治中心，「八師」是周王室駐紮在成周的軍隊，周王任命膳夫克前往成周整頓八師，顯然克的職責範圍已脫離周王室的宮廷，工作內容也遠遠超越飲食官員的本份。閱讀這些克器群的銘文，可見膳夫步步高升的政治路途，短短幾年之中，克由食官漸漸「出入王命」，然後一躍爲「整頓成周八師」，膳夫角色轉變的軌跡可說是非常鮮明。

二、梁其器群

據傳一九四〇年代在陝西省扶風縣的法門寺任家村，出土一批作器者爲「梁其」的銅器，其中有〈膳夫梁其簋〉五件（04147-04151）（圖九），以及其他未有職官名的梁其諸器。（註四）現今這些器物流散於世界各地的博物館或私人收藏，相關的傳世梁其器總計有十八件，皆爲西周晚期器物。〈膳夫梁其簋〉器蓋同銘，內容記述膳夫梁其作器，用以追享孝其父惠仲和其母惠妣。（圖十）〈梁其鼎〉、〈梁其壺〉也都表明用於「享孝於皇祖考」，皆爲祭祀禮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〈梁其鐘〉銘文提及

「梁其肇帥型皇祖考秉明德，虔夙夕，辟天子，天子肩事梁其，身邦君大正，用天子寵蔑梁其曆，……」梁其世代爲周朝王臣，並且曾經擔任「大正」一職，「正」在先秦傳世典籍中，若就職官而言，表示最高領導階級的意思，「大正」應爲對領導者的敬稱用語，符合膳夫爲食官之長的職稱。

與梁其器同出於一處窖藏，另有稱名「膳夫吉父」者所作器（NA0658），傳世器中也有「膳夫吉父」所作銅器數件，時代皆爲西周晚期。學者考證克器群和梁其器群、吉父器群之間的關係，指出梁其與吉父是同一人（梁其是名，吉父是字），與克是父子關係。（註五）父子相承，同受祖先師華父之蔭，政治地位步步高升。如果此說成立，那麼克器群和梁其器群所形成的雄厚家族勢力，累積的財富可觀，爲數不少的青銅器見證了這段風光一時的家族史。

權傾一世

銅器資料見證了西周時意氣風發的膳夫，傳世文獻則留下膳夫由呼

風喚雨走向頹敗的歷程。西周晚期的〈大雅·雲漢〉和〈小雅·十月之交〉明確出現「膳夫」的活動記錄。〈雲漢〉記述周宣王求神祈雨，希望能夠解除嚴重的旱災。詩云：「早暨大甚，散無友紀。鞠哉庶正，疚哉冢宰。趣馬師氏，膳夫左右。靡人不周，無不能止。瞻卬昊天，云如何里，……」周王身旁的親近臣屬「膳夫」，也協力救助百姓。

〈十月之交〉爲描述周幽王時期發生的日食事件。詩云：「燁燁震電，不寧不令。百川沸騰，山冢萃崩。高岸爲谷，深谷爲陵。哀今之人，胡憚莫懲。皇父卿士，番維司徒，家伯維宰，仲允膳夫，聚子內史，蹶維趣馬，楛維師氏，豔妻煽方處。抑此皇父，豈曰不時，胡爲我作，不即我謀，徹我牆屋，田卒汙萊。曰予不戢，禮則然矣。……」毛《序》指該詩爲「大夫刺幽王」之作，以「日月告兇，不用其行」的自然災異現象，諷刺國家混亂的局面。通篇宣洩對於朝中得勢奸佞的不滿，以「皇父」爲首的國家重臣是詩人

憤慨的對象，按身分階級高低的排序，這群朋黨為奸的高官包括「卿士皇父」、「司徒番維」、「宰夫家伯」、「膳夫仲允」、「內史聚子」、「司馬蹇」、「師氏楸」，孔《疏》：「此七人朋黨於朝，言王政所以亂也。」「膳夫」與這些握有大權的高官同列，甚至被拿來與幽王寵幸的「豔妻」並論，至此「膳夫」的形象已非單純掌管天子飲食之事的食官，而是能參與朝中政治的「寵臣」，代表西周晚期的「膳夫」不僅實際地位水漲船高，甚至還能參與國家等級的興風作浪。

周王室東遷之後，仍設有「膳夫」一職。春秋時期，「膳夫」的事蹟可見於《左傳·莊公十九年》：「初，王姚嬖于莊王，生子頹。子頹有寵，為國為之師。及惠王即位，取為國之圖以為圖。邊伯之宮近於王宮，王取之。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，而收膳夫之秩，故為國、邊伯、石速、詹父、子禽祝跪作亂，因蘇氏。秋，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，不克，出奔溫。蘇子奉子頹以奔衛。衛師、燕師伐周。冬，立子頹。」魯莊

公十九年時，周惠王奪取為國、邊伯等人的田地，並收回膳夫石速的俸祿，這些政治立場原本就和惠王矛盾的大夫，在受到利益壓迫之後因此聯合起而造反，並成功的藉由衛國和燕國的軍事力量，協助子頹（周莊王與王姚之子）登上王位。莊公二十年，鄭伯調停周王室的紛爭失敗，子頹和叛變的為國等五人飲食作樂，哀樂失時，隔年在鄭伯和虢叔的主導下，殺了子頹及五大夫，這段精彩的史實紀錄，描述「膳夫」參與政治派別中的爭權奪位，而最終導致毀滅一途。

《雲漢》詩中描述的「膳夫」是西周官制中理想的政治人物。《十月之交》所述和周惠王時的「膳夫」形象卻非常負面，以親近王室中心之故，從飲食官員一躍為亂國奸臣，和銅器資料所見的膳夫形象截然不同，這是由於記錄角度相異，傳世文本呈現歷史觀點，涵蓋人物功過，青銅器是禮儀用器，銘文當然只記錄成就和功勳。

小結

《周禮》對於膳夫的食官身分

且政局不變，他們的權貴命運只能戛然而止。^{註釋}

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

證膳夫從鼎俎走向天子面前的關鍵轉變。一如歷史上的名廚好手，由飲食之事得到君王信任，從而踏入政治殿堂，卻也因為與天子的緊密關係，一

註釋

1. 本文引用銅器銘文資料主要出自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，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八四—一九九四），以五碼數字標示：鍾柏生、陳昭容、黃銘崇、袁國華，《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》（北京：藝文印書館，二〇〇六），以A/A加四碼數字標示。字形隸定參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金文工作室，「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」<http://www.hpa.sinica.edu.tw/~bronze/detail-db-1.php>
2. 楊樹達，《融從盨跋》，《積微居金文說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七年十月，頁四三—四四。
3. 若由時代的序列觀察，紀年最早的〈克鐘〉（〇〇二〇四—〇〇二〇八，西周晚期），銘文描述十六年九月「王親令克通遼東至于京師：克不敢弛，薄美王令」周王派任的工作是到指定地點巡察，內容未見官職名。另一件〈師克盨〉（〇四四六七，西周晚期）描述除了「出入朕令」，周王又增派「司左右虎臣」的重要工作，意即統領王左右的精銳部隊，這時克可能都還不是擔任膳夫。
4. 〈梁其鼎〉（〇二七六八—〇二七七〇），〈梁其鐘〉（〇〇一八七一—〇〇一九二），〈伯梁其盨〉（〇四四四六一—〇四四四七），〈梁其壺〉（〇

九七一—〇九七二）。

5. 李學勤進一步闡述「梁其」可讀為「良期」，意近「吉父」，所以梁其和吉父為同一人，格式屬於一名一字，並且〈膳夫梁其盨〉中所指的「皇考惠仲」，就是同出於克器群中的〈仲義父鼎〉（〇二二〇七一—〇二二二一，西周晚期）之器主「仲義」。參李學勤，〈青銅器與周原遺址〉，《西北大學學報》一九八一年第一期，頁三一—八。

參考資料

1. 陳夢家，《西周銅器斷代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〇四。
2. 張亞初、劉雨，《西周金文官制研究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八六。
3. 馬承源主編，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一九八八。
4. 李峰，《西周的政體：中國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國家》，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二〇一〇。
5.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，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，一九八四。
6. 陳佩芬，《夏商周青銅器研究：上海博物館藏品》，上海：世紀出版集團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四。
7. 故宮博物院編，《故宮青銅器館》，北京：故宮出版社，二〇二一。

附表、西周青銅器銘文中所見膳夫職能表

地點	工作內容	器物資料
宮中	傳達周王口令	〈晉侯鈹鐘〉（NA0870-NA0885） 〈大鼎〉（02806-02808）
	擔任右者	〈鬲比盥〉（04466）
出入王令	見證土地轉賜	〈大簋蓋〉（04298-04299）
	見證土地轉賜	〈吳虎鼎〉（NA709）
	出入王令	〈大克鼎〉（02836）
派駐宮外	管理食物囤蓄和稅賦	〈膳夫山鼎〉（02825）
	整頓成周八師	〈小克鼎〉（02796-02802）

◎ 器物資料編號說明請參考註釋一

有明確的定義，銅器資料則提供了膳夫更豐富寫實的工作內容。在其他人製作的銅器銘文中，從側面記錄了膳夫的身影，例如在宮中時，於周王身旁傳喚官員、在冊命典禮中擔任債者，或者到宮外，見證土地轉賜，執行周王命令。若由膳夫自己製作的銅器觀察，可知西周晚期的膳夫已非單純的王室飲食官員，而是位高權重的寵臣，並且有能力製作成套的精美銅器。（附表）

到了西周末年、東周初年，膳夫在《詩經》、《左傳》中的形象卻成為橫行霸道的奸臣，或許是伴隨著周天子政權鬆動，加之膳夫的權力過度膨脹後產生的沉淪與腐敗。但無論如何，傳世文獻和銅器銘文關於膳夫的記錄，都說明在西周晚期時，「膳夫」在國家政權中是非常活躍的人物。李峰認為膳夫的活躍，彰顯西周中晚期職官產生變化，透露當時政治組織結構的轉變，也是預告西周滅亡的前奏。院藏西周晚期〈大鼎〉，銘文中所提膳夫「𨔵」，正好同時具有「食官」和「近臣」兩種身分，說明了西周政體的實際運作情形，也見